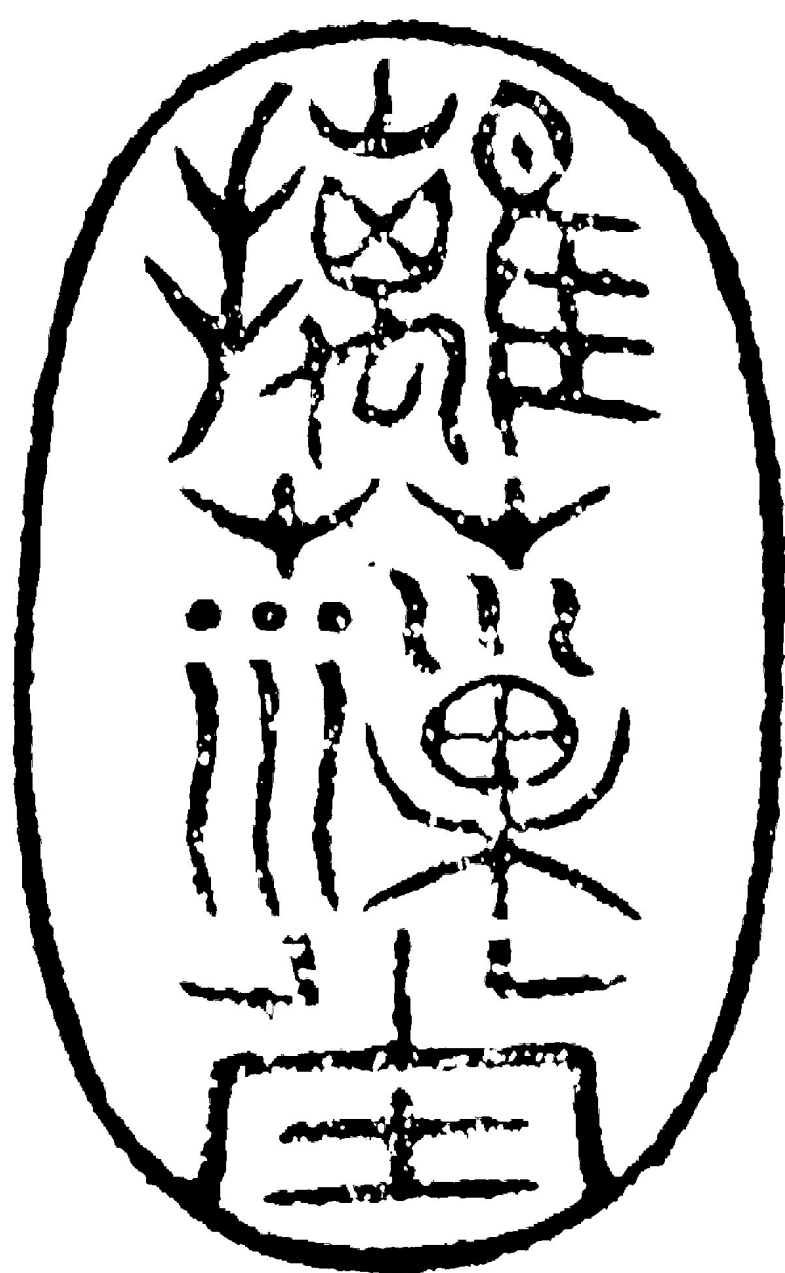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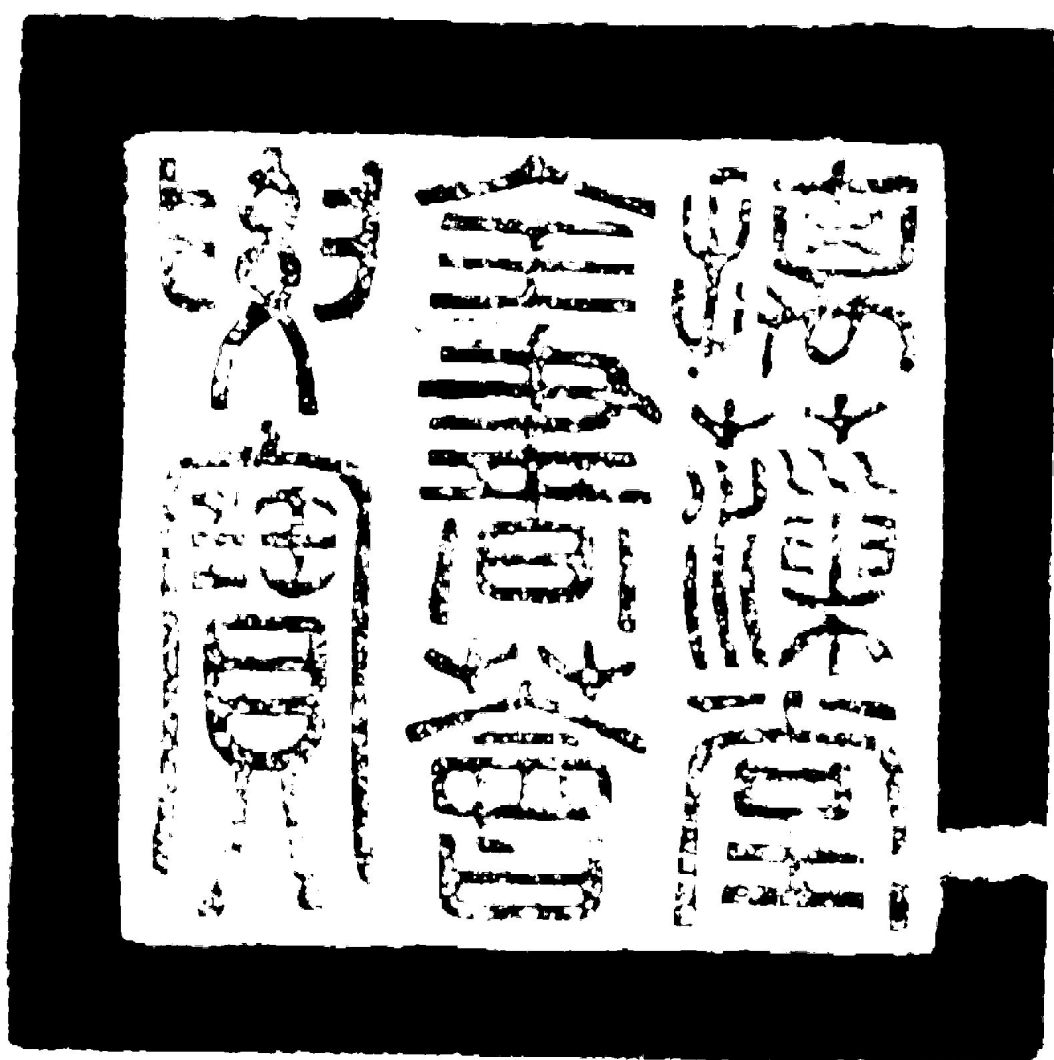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五五冊
目錄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一卷 清朱彝尊撰

卷次

卷一百九十八至卷二百五十九

頁次

二四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二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一

趙氏 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訪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八

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

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

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

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嫁女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霸王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

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日存策書之

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

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內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猶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為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

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内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

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

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

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橐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橐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

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萬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祕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橐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

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彙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脫橐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

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

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埽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

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汧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

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

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

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

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

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

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

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麤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

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

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一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

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

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

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沆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

學子尊之為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瞻事核體大思精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汧自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
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
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
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
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
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
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
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

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甚多其他
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前輩
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
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
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汧序曰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
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
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
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
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
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
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
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

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
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
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
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汧自弱冠即往拜先
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
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
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
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

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訪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又自述曰黃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擴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

輯為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黃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為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

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

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

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閒日為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

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

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眾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

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
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

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
上無徵於義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象象之辭
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義皇
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
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
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
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
感發云爾

錢陸燦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
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八

五

欽定四庫全書書要卷九千九百二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二

汪氏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九

一

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
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
家是以尚馬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
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
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
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
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
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